

# 郑观应学道经历探幽

吴国富

郑观应（1842—1922），广东香山（今中山）人，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，近现代改良主义者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郑观应撰成《盛世危言》，该书以“富强救国”为主题，针对甲午战败以后的晚清社会提出了全面的改良主张，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然而，很多人认为郑观应又是一位虔诚的道家弟子。他从小好道，相信得道成仙之说，自感心性平庸、体质孱弱，且光阴易逝、生死无常，从而潜心学道，求缘访侣，晚年奉道尤笃。但遗憾的是，很少有人认真研究郑观应的学道经历，因而也就难以深入了解道教思想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。

在郑观应的学道生涯中，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、江西丰城人万启型是两个重要的人物。

《郑观应集》收录了万启型的《盛世危言后编序》，文章说：

迨甲寅季秋，以奇缘得遇仙师陈抱一先生，授以天元秘旨，嘱为广传大道。四方之士踵门而求道者纷纷不绝。陶斋先生闻之喜而不寐，亟托观妙道人为之介绍。乙卯春间，陈师降临，首授先生以玄科秘旨，嘉叹无已，甚惜相遇之太迟。自是先生来扬州受诀，始得一亲德范，而论次之间，倾心吐露，毫无所隐，乃知先生直道德中人。<sup>①</sup>

1914年（甲寅），江西人万启型自称“以奇缘得遇仙师陈抱一先生，授以天元秘旨”。陈抱一，即南宋道士陈显微，有《周易参同契解》、《文始真经言外旨》等。陶斋先生（即郑观应的别号）听说此事，深信不疑，就通过观妙道人介绍，结识了万启型，并向他求道。1915年（乙卯），郑观应到扬州，陈抱一降临，授予玄科秘旨。据此可知，郑观应结识万启型，是缘于观妙道人的介绍。

## 一、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其人及修道经历

将郑观应介绍给万启型的观妙道人，即匡庐山（庐山）观妙道人戴公复。

戴公复曾为郑观应《盛世危言后编》作序，《郑观应集》已收入，题作《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序》，文末云：

公复自少好道，幸遇异人，获授真传于南派，用功已三十余年。俾悉郑子所论多引先圣玄机，足为后学梯筏，不胜钦佩。惟自愧无文，述而不作，敬集先圣贤之言以为序。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谨序于维扬书画舍。时年七十五。

《盛世危言后编》的潘飞声序作于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《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序》也应当作于此时，在文章中戴公复说自己“时年七十五”，可知他生于1836年。按清末民初有著名画家戴振年，字公复，号白阳子，以字行，大庾人，曾官广东某知县，工山水花果翎毛，有《白阳画稿》。这个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，应当就是画家戴振年（字公复）。因为序文提到“维扬书画舍”，表明他是画家；郑观应有《答戴君伯阳论道术书》，“伯阳”取自于《周易参同契》的作者魏伯阳，画家戴公复号“白阳子”，也应该就是“伯阳”的意思。在江浙一带，“伯”、“白”的发音很接近。

在序文中，戴公复说自己“自少好道，幸遇异人，获授真传于南派，用功已三十余年”，故其修道时间起始于1880年。他自称匡庐山观妙道人，主要在庐山修炼。戴公复说自己是明代内丹理论家陆西星的传人，曾反复称引陆西星之说，序文中有云：“谨述先贤陆子潜虚之言以解之。”郑观应《答戴君伯阳论道术书》亦云：“如未获真传，有百思不得其解者，请遵陆潜虚真人所云，购《陆真疏》、《玉皇心印妙经》，苟能口诵心研，百遍千

遍乃至万遍，则精神默感，自然心花发明，洞澈玄理。”表明戴公复力劝郑观应读陆西星之书（按《陆真疏》即陆西星《参同契测疏》）。

## 二、万启型其人

据周海萍《万启型真人事略》介绍，万启型原籍江西，饱学多才，为清末扬州江都县最后一任县令。民国建立后，正入中年的他寄居淮扬，深恨怀才不遇，每日征歌逐酒，数年间弄得一身支离病骨，朝不保夕。后遇一隐于庐山的老道，见其病人膏肓，乃取一粒丹药，令其服之，之后病去无存，与前判若两人。万启型乃拜老道为师，获金丹大道，从此深居简出，每日在家潜修密炼。民国15年（1926）以后，大丹炼成，一日忽谓其家人曰：“余某日某时将去”，届时果无疾而终。<sup>②</sup>

按万启型为江西丰城人，字雯轩，郑观应有《致万雯轩先生书》。万启型为郑观应《盛世危言后编》作序，题作“同门后学丰城万启型谨序”。《皮鹿门年谱》云：“是岁（光绪二十三年）书院生举江西乡试者，有宋名璋……万启型等。”<sup>③</sup>可知万启型为光绪二十三年举人。中举之后，先任内阁中书，后授江苏省宝应县知县，宣统元年《政治官报》有云：“甘泉县知县谢元洪升补遗缺……以宝应县知县万启型调补。查万启型，江西举人，由内阁中书改捐知县，光绪三十二年八月选授江苏省宝应县知县，是年十二月到任。”<sup>④</sup>万启型曾以宝应县知县身份禀陈自治议事规则，内有“就原设教育研究会改设地方自治局”的请求。<sup>⑤</sup>他任江都知县，当在宣统年间。万启型入道之后，号式一子，郑观应有《追忆万式一先生》；万启型亦以“东华正脉式一子”之号评价明代陆西星著作“博而能约，简而弥精”。<sup>⑥</sup>

## 三、郑观应、万启型、戴公复三人的师承关系

戴公复的《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序》作于1910年，表明在此之前郑观应已经认识了戴公复。在序文中，戴公复详细论述“道”、“术”，其谆谆教导之意，溢于言表，又郑观应《致观妙道人书》（庚戌后稿丁巳补刊）云：“前函论点化服食事，

未尽所言。”可知郑观应跟随戴公复学道，两人有师徒关系。

周海萍《万启型真人事略》说万启型遇见一个隐于庐山的老道，服其药而去病，于是拜老道为师，获金丹大道，时当民国初年。可见万启型的师父是庐山的一个老道。这个老道，是不是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？仔细考察，答案是肯定的。首先，戴公复生于1836年，民国建立时已经76岁，当然是“老道”了；他又经常在扬州从事书画活动，万启型与之相遇在扬州，也与《万启型真人事略》的叙述吻合。郑观应托戴公复把他介绍给万启型，亦可见戴公复与万启型的关系不同一般。因此，万启型在扬州遇见了庐山老道戴公复之后，得到传授，从此入道。其次，万启型给郑观应传授的道教理论，亦基本上源于戴公复，他为郑观应《盛世危言后编》作序，观点与戴序一致，又题作“同门后学”，等于说自己与郑观应“同出一师之门”。戴公复的《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序》作于1910年，可见郑观应从戴公复学道在1910年以前；而万启型的《盛世危言后编序》说自己“迨甲寅季秋，以奇缘得遇仙师陈抱一先生，授以天元秘旨”，这可以认为是他最初入道的表述，时在1914年，而将他引入道门的就是观妙道人戴公复。因此，郑观应向戴公复学道比万启型至少要早4年。如此一来，虽然郑观应后来又从万启型学道，万启型亦不敢以师父自居，自称为“同门后学”。总之，就三人的关系而论，戴公复是师父，郑观应是大弟子，万启型是二弟子；而万启型对郑观应有传授之功。

郑观应早已结识戴公复并从他学道，缘何又要跟随戴公复后来的弟子万启型学习？这其中的原因应当是：郑观应热衷于烧炼外丹，而戴公复不太喜欢此道；得其真传的万启型却比较热衷于此，也很有名气。因此，戴公复就让郑观应去师从万启型。

## 四、戴公复给郑观应传道的主要内容

戴公复给郑观应传道的内容主要有二。

其一，由三教合一推导出“道”和“道术”的区别：

陆子云：“三教之道一而已矣。生天、生地、生人、生物同一道之所为。”其以可知可见者而言，则天、地、人、物皆形而下者也。形而下者谓之器，故天、地、人、物会有变灭而不能久。以其不可知不可见者而言，则所以为天、地、人、物之根者，又皆不受变灭、超然独存者也。圣人知其如此，故尝修之以善其身，能使形神俱妙而与道为之合真焉。故曰：“性以道全，命以术延，圣修之能事而性命之极至也。”道则道也，而以术言者何也？曰：“术者，道德之巧也。”《阴符经》曰：“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。”又曰：“其盗机也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见。”又曰：“阴阳相胜之术，昭昭乎进于象矣。”（《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序》）

戴公复认为，三教之渊源，皆在于道，道生天地万物，是“所以为天、地、人、物之根者”，它本身是长久不灭的，而道所生则为有形之器，皆不能长久。因此，三教中人和一切学人当以道为根本，“以修身为本，己欲达而达人，己欲立而立人”；又因为自身不能长久，故而需要学习“道术”，以延年益寿，否则就达不到人与道的合一。这样，就形成“道”和“道术”的区别。

郑观应接受了戴公复的指点，并在《答戴君伯阳论道术书》中作了进一步的阐发：

上德者内丹之不亏，故以道全其形；下德者外丹之作用，故以术延其命。……道也术也，其实不过性、命双修而已。或谓佛修性，仙修命，儒治世，分门别户。是不深究其宗旨耳。……惟佛有教外别传，从性立命，极乐之地益见空明。惟仙有教内真言，则从命了性，而大罗之天益见超脱。是仙也、佛也、圣也，此双修而非单修者也。

郑观应把“佛修性，仙修命，儒治世”融合在一起，既肯定三教各自的特点，又说明他们相互依存，共同指向“大道”，合之则三者皆美，离之则三者皆伤。这种三教合一，与以往所说的三教合一（多指在心性修炼上的相似）有很大差异，表现为它审视的角度更高，概括的范围也更全面。

其二，在“道术”之中，戴公复推崇内丹性命之功，虽不否认外丹烧炼，亦不提倡：

盖炉火炼气比之炼己，配合一道、采取一机，温养脱胎，无不皆同。大要识其浮沉、知其老嫩，则丹道其庶几矣。外丹之道，为之在人，成之在天，知之在慧，凝之在师，明之在眼，有不可丝厘毫忽假借于人者。苟能潜修德行，密结同心，德动天地，诚感鬼神，自尔临炉之时保无虞失。否则学术虽正，心眼虽明，如魔试何？（《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序》）

戴公复说内丹之道，只要“识其浮沉、知其老嫩”就差不多了，而“外丹之道，成事甚难”，“有不可丝厘毫忽假借于人者”，实际上等于不赞成烧炼。因为郑观应曾经狂热地从事外丹烧炼，所以戴公复此言，乃是对他的委婉劝导。郑观应在碰壁之后，也写信表示承认自己的迷误，肯定戴公复之言真实无妄，《致观妙道人书》（庚戌后稿丁巳补刊）云：

前函论点化服食事，未尽所言。查古今来以炉火炼金石为丹，非但不能点化，而且服食受病，医药莫救，诚如《妙解录》所云：实破家戕生之捷径也。《丹诀论》有云：八石三黄非长生之药石，硫磺有软钢铁之功，矾石有杀虎豹之能；岂有服食而不为物所害哉！又有用曾青、雌黄、雄黄杀水银令死成丹，亦非服食之药。元阳子《还丹歌》云：“君看前后烧丹客，误杀千人与万人”，所以往年四川鲍春霞爵帅为方士所惑，曾费十万金大修炉火，已炼数载无效。……世人遂弃其所实用之内炼而惟悦服外炼者，自愚之甚。复遇他人天仙是本性，以见性而成仙，出而显神通，亦性之灵运而神者也。

郑观应在文中批评了那种专事外丹修炼的人，认为当以内炼为主，这一点可以和观妙道人的观点统一起来。

其三，戴公复指出经世致用也是一种道术：

或谓：“郑子所论中外利弊，富国强兵诸策，批隙导窍，目无全牛，实为用世之要务。若《道术》篇所论备言性命之学，修仙之法，近于遁世，与用世适立于反对地位，列为首篇，毋乃失其轻重。”岂知物有本末，修己方可治人。以道淑身者，乃能以道淑世。济一子云：“欲学神仙，先为君子。人道不修，仙道远矣。”况观往籍所载神仙

救人之事，指不胜屈，盖神仙无不以积德立功为心，功满即飞升蓬岛。能用世者，多不能成仙，能成仙者，类能知用世。列《道术》为篇首，斯亦著述者以修身为本，己欲达而达人，己欲立而立人，成己成人之意乎！（《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序》）

戴公复认为，郑观应的富国强兵之策，与修仙理论并不存在“用世”与“遁世”的区别，因为道是修仙之根本，积德立功是道的体现，故而“无不以积德立功为心”的神仙与探求经世致用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。这一点，也是从三教各有其作用、互相依存的观点延伸出来的。郑观应《答戴君伯阳论道术书》阐发了这一观点，他说：

何谓道？一如治国也。天下太平，国家无事，此圣人上德之道，行无为之化，虽有志士、良将，无所用之。何谓术？若天下扰攘，兵役迭起，苟无志士、良将，岂庸人所能致治哉！……深斯道者，则以道为体，以术为用，假术以成其道，犹借良将、志士以安其国然。我所谓术者非小伎也，乃天地阴阳造化，生生之道也。如顺则生人、生物者，是天地之道。逆则必师其术，以禪其道，伏羲、周、孔之易术也。……可见三教同源异流。

总结起来，戴公复论述的“道”总摄了所有的“道术”，而内外丹修炼与经世致用同为“道术”，两者同源而异流，一用于修身，一用于济世。这种论述，是很有道理的，对郑观应一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## 五、郑观应的济世思想得益于修道之志

在今人看来，郑观应既从事内外丹修炼，又从事实业救国，的确有些不好理解，因而在肯定他的社会改良主张时，又批评他“迷信道教”，或认为洋场失败导致郑观应心灰意冷，使他一度隐居故里，杜门养病，此后对成仙法术极其虔诚；或说他为求得仙诀，不畏艰难，耗费资财，遍游四方道教胜地，寻访仙迹，希冀得道成仙。事实上，这些说法都不够准确。郑观应在得到戴公复、万启型的指点后，终其一生都将道的精神实质贯穿在修身和济世两种道术中，以至于两者并行不悖、并驾齐驱。

郑观应在晚年时，曾作《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》，说鉴于西方列强争权利而不重人道，有强权而无公理，利用各种武器大肆杀伤人民，遂要求陈抱一总裁其事，邀集同道，合各教为一教，去伪存真；设立圣道总院，招考真心修道者，除教义外，教以修身、齐家、治国之道；由仙佛法力慑服各种魔王，消灭各种火器，以点金术所得金银，开厂办校，体现了一种异彩纷呈的宗教乌托邦理想。这种理想当然是不能实现的，但我们却不应该忽略这种理想后面包含的精神实质，因为文章又说：

然向道之心百折不回，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稍懈。昨求道友出资创设道真院，继承先志，未即允行。自愧力绵，仅护一、二道友潜修，并与社会善堂同志扶危济困。凡有公益善事，力为赞助而已。

这段话表明他的向道之心百折不挠、至死不泯；而在这种志向的驱动下，他一是与道友创设道真院，进行潜修；二是扶危济困，致力于公益善事。不妨说，正是修道，才使郑观应有了救世济人的思想动力、感情动力；而珍爱自己的生命，才能传播自己的济世思想，实施自己的济世行为，乃至由己及人、充分感受到他人生命的可贵，因而以行善为乐。孙启军、张英姣《论郑观应的求道教世思想》说：“信道使郑观应的个人才华得以充分施展，郑观应的乐善好施也体现了宗教教义劝人向善、爱己及人的社会教化功能。”<sup>①</sup>所论诚为有理。因此，济世的道术和修身的道术不但有一个共同的源头——道，也是互为补充、互相依托的。

万启型《盛世危言后编》序亦云：

昔余所慕先生以文章经济者，特绪徐耳。先生才由天纵，学贯古今，下笔万言，著作宏富。近又汇集年来所著作，续刊于《盛世危言》之后，合成正、续二篇，传世之有志于修、齐、平、治者，祇守是篇而取法焉，斯身无不修、家无不齐、国无不平治矣。余学术疏浅，文章、经济久不敢谈，惟于《道术》一篇细校精勘，周览而不忍释于手。盖因所著上自古昔丹经，下至现今玄论；内则学人修养之方，外则西人卫生之旨，无一不备极参考、畅快

发挥。……同门后学丰城万启型谨序。

万启型非常推重《道术》将修己之术与救国之术结合起来的精神，认为贯彻此精神，可收“身无不修、家无不齐、国无不平治”这一石三鸟之效。当道的精神化入“经纶济世”之中时，就给郑观应的社会理想染上了鲜明的色彩：与人为善、推己及人，而不是想建立一个强权暴力的社会。

从上述文章看来，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及万启型的启发教育，影响了郑观应的一生，使他实现了三个“统一”：自我感情与社会理想的统一；个人生活与众生生活的统一；个体修炼和道的最高境界的统一。换言之，郑观应实现了“珍爱自己的生命、尊重他人的生命、构建一个尊重众生的社会”这三者的三位一体，因而使他的思想以道家之善为

精髓，结缘于众生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☉

#### 注：

- ①见《郑观应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，本文所引郑观应诗文同出此书。
- ②转引于卿希泰《中国道教史》（第四卷）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338页。
- ③皮名振编：《皮鹿门年谱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39年，第53页。
- ④宣统元年6月22日《政治官报》“折奏类”，第638号，第9页。
- ⑤见1908年1月12日《申报》。
- ⑥吴士余、刘凌主编：《中国学术名著大词典》（先秦至清末）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255页。
- ⑦见《五邑大学学报》，2007年第2期。

（作者单位：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）

## 简讯

### 山西芮城九峰山纯阳上宫纯阳殿开工兴建

6月21日，山西芮城九峰山纯阳上宫纯阳殿开工典礼隆重举行。

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、省民委主任、省宗教事务局局长边根棠，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、山西芮城纯阳上宫修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信阳，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冯正伟，香港道教联合会副主席、竹林仙馆主席曾忠南，香港道教联合会副主席、省善真堂主席黄汉瀚，香港飞雁洞佛道社住持刘松飞，运城市 and 芮城县有关领导，以及项目设计方、施工方代表和道教界、学术界、企业界等各界人士1000余人参加开工典礼。

边根棠宣读了中共山西省委常委、省委统战部部长聂春玉的贺信。

黄信阳在开工典礼上介绍了九峰山纯阳上宫修复工程的缘起、设计理念，建设进度和管理情况，以及新发现的“天人合一内经图”的情况。他表示，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，经过15—30年的不懈努力，道教界将选择性地完成“天人合一内经图”上主要道观遗址的复建工作，真正把吕祖故里打造成以“天人合一内经图”为特征的道教中心，实现海内外道教界高道大德共同倡导的神圣愿望，为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。

典礼仪式结束后，各位领导和嘉宾参观了基础工程施工现场，并参加了当日下午由芮城县委、县政府和河东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“弘扬道教文化，建设道教圣城”座谈会。

在九峰山纯阳上宫修复工程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，经过调查、测绘和专家考证，发现以芮城九峰山纯阳上宫遗址和永乐宫旧址为轴线，北起中条山，南至黄河这一区域288平方公里的自然地形地貌和10余处元代道教宫观遗址，与《内经图》相吻合，构成了一幅“天人合一内经图”。此次开工修复的纯阳上宫位居《内经图》上丹田——九峰山腹内的月亮之中，包裹在以方山为主峰的九峰朝阳大势之内。

（本刊讯）